

【半原创小说】《汐》就以最喜欢的字作命名吧 一名普通的柯迷

这篇小说借春喜的世界观（基本环境）；

其中的原创人物原型分别为我的贴吧好友。

时间线切入点为 8 卷~9 卷的时间点。

后续发展将完全不同于原作（和原作完全无关）；

相当于建立在春喜世界观上的原创小说。

序章——引言

——手记——

——【亦或许，终有一日，连同这些夹杂着戏言的独白一并逝去】

读罢，已是夕阳残照，黯然淡没的光辉随着眼前的书页一并合上，收入天际。

这个世界的哪一边，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在视线离开手中书本的那一瞬，也曾目睹过同样的光景呢？

假如那个人真的存在于世，那么，那时候的他，亦或许是那一刻的她，又在想些什么呢？

大概，一定与此时的我完全不同吧。

伴随着耳边回荡的钟声，这些意义不明的思绪，也与那本书一并，装入背包之中，一同被带走。大

概也将同那本书一样，久久地沉睡在不知何日才会想起的那个角落。

倘若永远不再想起，亦或许是它最好的归属。因为即使于未来的某日得以重新拾回，可那时所追忆起的，与稍纵即逝的那一刻相比，想必已面目全非了吧。

但即便如此，即便当时既已惘然，仍旧于内心中祈盼着可待追忆的那一天。

纵使是朝花夕拾，纵使其身已然凋落，其色已然淡褪，其意已然迷失；可仅仅是留下过存在的痕迹，

这样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便足矣令人感怀而释然。

就好比今日的自己，透过那流露于淡淡夕阳之下的沉静的空气，似乎闻到了往年冬日的味道——

“每一年的冬天，一定都是这个味道；”记忆的精灵悄然而执拗的说道。

记得曾经喜欢过的一句歌词——

“无需任何回忆，只因我们是如此地深爱着此景此刻。”

而到如今，比起喜爱，更多的大概是一种向往。

“沉醉于回忆之乡是大人們的甜蜜梦幻。”

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或许，于某程度上说，我也应已成为了大人吗？对往昔的记忆不再持有任何的抗拒，反倒像沉醉于药品般无以自拔地依恋着它，彷徨于这般已成虚幻的梦境之中。

因曾有过失去，方有了回忆。

但依旧应为此而感到些许的欣慰，

因为唯独失去，方是“曾拥有过”的证明。

因此，不必怅惘，也不必哀殇；而应当欢笑，自豪的欢笑；为曾经的拥有，为曾经的骄傲，尽情地欢笑。

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唯独失去，方是比任何事情都更为不幸的，甚至，比起一无所有而更令人叹惋——

因为，唯独失去，方意味着再不得寻回；

失去便等同于破碎，

连同逝去之物本身的可能性一起，沉入海底。

所以，我曾想过；或许，拥有的越少，反倒会越加地轻松。

因为，拥有的越少，可失去的也就越少。

失去后便化作回忆，永远的留藏于内心中的那片森林的深处。

因而，我所恐惧的，是记忆的失去。倘若连同那些承载着过往的碎片也逐渐风化及至消散。那么，

失去的意义又为何呢？它所存在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比起忘却本身，被遗忘这个事实岂不更加可悲？如果说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去记忆和被记忆，那么谁又能说这样也称得上是存在呢？

“请永远不要忘记我曾在这里存在过。”

曾于苍穹之下，于漫无边际的原野中道出过这样一句的那名女子，在那一时刻，是否也曾保持着同样的想法呢？

或许是这样罢。

又或许不是，不，一定不是。那一定不是一种能够如此轻巧的化作语言的心情。

这份心情的真实，一定还遗留在她内心深处的那片黑暗森林中。

只是，那片森林一定从未允许过任何人有所停留。

或许，自那件事之后，那片森林便已迎来了黎明永不将至的凄绝命运；

永恒的黑夜，没有未来的未来。

于恒久不变的夜幕之中，她再未能走出这里，也便永远的迷失于此，并归属于此。

夜幕中的森林，该怎样去达到？又怎样才能够离开呢？

倘若有那样的一天，当这永远漆黑的夜降落到我的心中，那时的我，又当如何去拒绝死神的邀请函呢？

——序章——正文

“醒了？”

于朦胧的睡意中被一双手猛然推醒，顶着难以抗拒的倦意，勉强张开双目，映现在眼前的是那张熟悉的面孔。

“啊...欧弟？这是...已经放学了吗？”

余光所及之处，教室里已几乎空无一人。

“是啊。这样看来，你又整整睡了一下午？”

欧弟带着些许笑意望着我。

“也不至于一下午...不过也差不多吧...倒是...”

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神情有些恍惚，我下意识的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倒是这实在是很罕见呢...你会主动来教室里找我什么的。”

“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自然是不想来打搅你的...”

欧弟以与平时别无二致的语速缓缓地说道，

“重要的事情？”

我不禁感到疑惑，印象中欧弟几乎从来不会主动找我商量有关他的事情。

既如此，他口中的“重要的事情”必将是意义十分特殊的事情。

然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令我陷入了一头雾水的境地。

“嗯，是的，不过不是对我而言，而是对你来说绝对称得上重要的事情。”

“这...什么意思？”

“红茶社...”

“红茶社？”

我下意识的打断了他的话语，随即感到自己的这声疑问未免有些多余。或许是睡糊涂了吧，反应也变得有些奇怪。

“红茶社刚刚接到了一份十分棘手的委托...”

“是这样...不过，为什么特地来告诉我？”

“肯大最近发烧了，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的，不过...不是还有你在吗？”

红茶社是肯肯姐在高一时创立的一个社团，平日的活动通常是读书、喝下午茶。但真正的社团活动则是完成包括校内全体师生在内的求助者的委托。

而至今为止，红茶社所遭遇的或困难重重、或稀奇古怪的棘手委托大概已数不胜数，

且欧弟平日语虽不多，但作为红茶社的主力，工作效力一直相当出色，着实称得上是少说多做的中流砥柱。

虽说这几天肯肯姐因病请假了。但凭借他的能力，应该不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此，按理来说，有关红茶社那边的事情，他不应当有理由会来找我商量。

“嗯...怎么说呢，委托的内容对我而言实在有些为难...而且，肯大不在，红茶社也缺少一个做具体安排和最终决定的人...”

“了解了...只是，我并不是红茶社的部员...估计很难帮上什么忙...再者，实在想不到连你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

欧弟带着些许无奈的神情苦笑道；

“是委托人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吗？那样的话，你们也理应有权拒绝。”

“真的不是。只是，的确不在我擅长的领域内。而且，怎么说呢...你也知道，我们最近人手真的不太够....”

欧弟有些不自在的说道，

“我明白了。不过...为什么不让他考虑一下去委托侍奉部帮忙呢？”

侍奉部是一个和红茶社性质有些类似的社团。再者，毕竟是那位国际教养班的才女雪之下雪乃创立的社团，因而，向他们求助也不失为一种可靠的选择。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是对你而言的‘重要的事情’吗？”

欧弟的语气开始郑重起来，我也决定不再拘于客套。

以欧弟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跟我开玩笑的。

“嗯，其实刚刚就一直想问清楚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的委托是不存在求助侍奉部这种可能的。而且，倘若你知道了委托人是谁，就不可能放得

下这件事情了。”

欧弟言语背后的真正含义终于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明晰。

“你是说...？”

“没错...这回的求助者本人就是那个侍奉社的一员...至于是谁，想必也不用我去多说了。”

他用着一种似乎十分了解我此刻想法般的眼神望向我的双瞳。

“她现在就在红茶社吗？”

我的言语也恍然般简洁下来。

“啊。”

“那么，我这就过去。”

说罢，我随手披上了外套，提起背包朝门口走去。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

即将离开教室的刹那，背后的欧弟忽然开口道。

“诶？”

“肯大昨天电话通知我，说她缺勤的这段时间里，由你来代替她作为红茶社的代理部长。”

欧弟.....

“你是故意的吧？”

“哪里...我至始至终都只是在陈述各种事实而已...”

“切...”

带着些许小小的不悦，我迈出了教室的大门，向着红茶社的方向踱步而去。

久违的推开面前的这扇大门，映现在眼帘的是几张既熟悉又莫名般感到些许生疏的面孔，以及，一张曾默然关注过许久的脸庞。

“啊...柯迷。”

HZZ 学长带着些许欣慰的眼神望向了，

“下午好。”

一旁的京更语气平和的道了声问候，

“等你很久啦...”

珂姐带着一种说不上是玩笑还是责备的语气说道；

“抱歉来迟了。”

“啊，没事，毕竟也是肯大今早刚打来电话通知给我们的决定。”

嘛...说是是什么决定，肯肯也太自作主张了吧。再怎么说，于此前我连这里的正式部员都算不上的...

“只有你们几个吗？”

环顾整间部室，即便将自己以及欧弟、还有委托人都算在内，也仅仅只有六人；

“嗯...是这样的...最近大家都有些抽不开手...高三的学长们也都在忙着应考的事情...所以...”

“我明白了...辛苦了。”

接着，我转而望向了这次的委托人。

尽量不动声色的，我静静地深吸了一口气，

“由比滨结衣同学，对吗？”

语罢，我走向正对她前方的那把椅子，轻轻地坐了下来，

“啊...是的...那个，你知道我的名字？”

似乎刚刚反应过来的样子，只见面前的她先是露出少许讶异的神情，随即便说不上是羞涩抑或是紧张般微微的垂下了双眸。

“啊...刚刚从欧弟那里得知的...”

我也不明白撒下这个谎的意义是什么，可还是机械般地吐出了这句话；

“这样...”

“让你久等了，十分抱歉。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柯迷，是这里的代理社长。肯肯社长她前段时间身体有些不适，所以近期红茶社的事务由我负责。”

说罢，我转头望向 HZZ 学长，

“学长，欧弟前来通知我的这段时间里，你们都有过什么进一步的交流吗？”

“这个...不好意思...暂时还没有...我们一致觉得最好还是等你到了之后再具体的询问比较好，所以也就让她先休息一下...”

“我明白了。”

就在这时，我恍若忽而间地想到——自己究竟为何会坐在这里呢？

倘若不是欧弟别有用心的转换了传话信息之间的顺序，倘若今天红茶部并未接到眼下这名女孩儿的委托，那么，此刻的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事实上说，对于社团活动之类的事情，我并不是很感兴趣，也并未有过什么参与的愿望。

过去的日子里我的确常常光顾于此，只是从未为委托而来过这里，更多是到这里来与肯肯姐聊聊小说的心得，抑或是跟这里的部员们随性的畅谈些有的没的，之类的事情。

不过，倘若真的需要我为红茶社的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也绝无任何抗拒之意。

简单的说，我是为肯肯姐那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感到些许的诧异，以及一种莫名的微妙之感。

如今的红茶社的确人手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急需我的帮助，也自然是能够理解的。

只是，她为何会选择让我来代替她承担社团长的职务呢？

当意识回到现实中时，我想自己大概已迟疑了不止十秒钟的时间。庆幸的是，周围似乎并没有人为此而感到不自然，大概以为我正考虑着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吧。

望着眼前的由比滨，回想起欧弟先前在走廊上向我透露出的种种说明；我又恍似忽然般的意识到，自己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将是这两年来身心最为之所颤动的一件事情；

它将激起我的全部神经，并令我的内心久久地为之脉动而起伏。

“大致的情况我已了解了，”我这样说道；那时的语气，如今的自己不知为何已再无法回想起。

“这里仍希望能更多地提供一些细节。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近来发生在你们三人之间的事情。”

这一次的问题，发生在侍奉社的内部。与其说是问题，称之为危机大概更为合适——一场意味着这个名为“侍奉部”的社团已然摇摇欲坠、甚至可能将不复存在的危机。

事实上，不久前的会长选举事件我是有所耳闻的。自那位雪之下雪乃参与会长竞选这件事的公布那时起，我便已于隐约间感觉到侍奉部那里所发生的、且无疑是潜藏已久的问题、抑或称之为违和性的存在；

当后来得知由比滨结衣也参与了这次竞选之后，我近乎确认了自己这一直觉上的判断。

那件事的结局不禁令人费解。于上月某日的上午，忽然间传来雪之下与由比滨二人双双放弃了会长竞选的资格这一消息。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十分难以想象、且毫无逻辑可言的。

因而，这件事至始至终都似一个谜一般；就那样静静地、于秋风萧然的拂送中渐渐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

而就在今天，来自由比滨的这一突然而至的委托，则最终令我确认了当时的判断。

尽管在此前就已对他们三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有过一定的臆测，加之刚刚从欧弟口中得到的些许信息，近来侍奉社内部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我已基本能够窥之一二。

在局外人中，我大概算是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对那边的现状“有所了解”的人了。

如果要问我为何曾对待奉部的事情有所留意的话，原因大概便是人们所一般会想到的那个方面吧；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对此进行解释的理由了。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嗯...好的...”

她轻轻的答道，

看样子由比滨想必也早已在心里准备好要向我们叙述的语言了。

“请稍等一下，”就在这时，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

“由比滨同学，今天你来这里的事情，想必雪之下同学和比企谷二位都并不知情吧。”

“...是的...”

“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你应该从未缺席过侍奉部的社团活动吧？”

“是...”

“那么，你今天没有去那里，他们不会觉得奇怪或者是担心吗？”

“那个...我会发短信告诉小雪，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今天就先回去了...”

这样...不过，你的话...我总有种说谎会立刻被看破的感觉...

不过也可能是我多虑了，我就姑且放下这个心好了。

“好的。那么，请说吧。”

.....

插：

这里对这部小说稍加些说明。

这部小说不是春喜同人。而是构架于春喜大环境之上的原创小说。

换句话说，小说中的八雪团都是次要角色。咱也不打算着重写八雪团之间的恋爱问题。

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原型是咱自己，人物名称也取自自己的贴吧 id；

女主角的话则要到第一章才会出场。原型同样是咱在贴吧较为要好的女性朋友。

所有原创角色都是咱的贴吧好友的化身。这些角色将是这部作品重点塑造和挖掘的对象。

.....

续：

“好...好的...”

她缓缓地抬起双眼，轻轻地深吸一口气。

我下意识的朝向墙上的钟瞥过一眼；

依稀记得当时大约是下午 5:50 左右的样子；

而待到由比滨说完的时候，时间则已超过了 6 点半。

在这段时间里，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已记不太清楚。不，与其说是无法记得，不如说，是我的

心无法将那荡漾于记忆深谷的回声化作言语的存在。

在不动声色地静静聆听这段时间里，我的心境倘若说是经过了千回万转或许也并不为过。

倘若要用语言去描述那时的内心世界，大概也只能以“无法忆起”作为敷衍和搪塞的借口吧。

并非是想要逃避抑或是掩饰些什么，我并不害怕去揭示并正视自己内心中懦弱且劣性的一面；正如对某处的某位所抱持的那种嫉妒之心，这种事情自不多言。

即便如此，我仍旧应为自己正名一些事情，尽管这或许会显得有些无力——

比起嫉妒这一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名为“无法认可”的态度与立场。

而事实上，此时的我还尚未拥有这般认识。

第一次切实地感知到这一潜藏于自我内心深处的意识，是因自己于下一刻的所言。

之所以无法唤其作“所感”抑或是“所想”，是因为，接下来所传达出的全部话语，都并非能称得上是源于那一刻的思考；

一切，都恍若是出自那一瞬之间的判断一般。

仿佛置身于因果的十字路口那样，一切的决断，一切的结论，都在那仅仅是一刻的刹那落下帷幕，结束了它瞬息万变的全部。

由比滨话音落下的最初几秒内，大家似乎都已陷入沉思。

是啊，这里根本不会存在那种仅仅会冠冕堂皇的附和上几句形如“啊...这可真是相当严重呢...”这种话的人。

这个名为红茶部的社团，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想要为他人承担烦恼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也都是些真真正正的想要为委托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的人。

或许正因如此，我所明白的一件事情，他们大概也都有所明白。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也才会都不愿承认这份现实的存在，即便于他们的心底都对此再清楚不过。

“那个...由比滨同学，不好意思。能否请问一下...在比企谷同学做出了那件事情之前，你和雪之下同学都丝毫没有察觉出那时的他哪里不太对劲吗？”

率先提出疑问的是 HZZ 学长。

“是的...”

“这样啊...虽然雪之下同学的心情也的确值得理解，可毕竟...这件事是全部交由比企谷同学去解决的...”

说是理解什么的。我想，那位雪之下的心情，恐怕并不是那样轻易便能够理解的；不过，HZZ 学长大概也只能这样说了吧。

“是的...我也...明白的...所以，我原本想要留下来，让小企不至于一个人留在那里的。但，听到小企说出的那种话...我实在...”

眼前的她，神情是那样的悲伤，仿佛在责备着那个未能做出更好的选择的自己。

或许，时至今日，她仍旧在为此而悔恨着吧。

我仍旧保持着缄默，静静地旁听着他们的对话。

“这不是你的错...别这样苛责自己了...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是你能改变的事情呀...”一旁的珂姐也开口了，“不论你当时选择怎样做...雪之下同学都不可能会轻易地谅解比企谷同学的...会变成后来那样，主要也还是他们的问题呀...”

“是呐...一个绝不愿原谅对方的做法，另一个也绝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呢...”

京更有些无奈的笑了笑。

“请问一下，”许久未曾发言的欧弟也试着问起了一些问题，“决定参与会长选举的时候，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少许思索片刻，未等由比滨给出答复，欧弟接着说道，

“能否赢过雪之下暂且不说...由比滨同学，假定你当选了会长。你觉得...你真的还有时间去顾及侍奉部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可是...大概只有那样做了...其实之后我也有想过...小雪是不是真的想当会长呢...”

由比滨所纠结的问题，大概也是令比企谷所困扰的吧。

“这...不太好说...”欧弟也不免陷入困顿，“她如果真的想当会长的话...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弃了
吧...”

“也许...她是希望得到由比滨同学和比企谷同学的支持？”HZZ 学长说道。

“我也有...这样想过...如果是这样...或许当初让小雪去当会长就好了...什么的...”

由比滨再一次垂下头去，

看来，在由比滨结衣的眼中，雪之下雪乃无论到哪里都是必胜的存在呢...她甚至都未将“一色彩羽会
胜出”这一可能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她也从未将一色彩羽会赢过她自己的这一可能纳入考量范畴。

这就仿佛，她完全是一种，倘若自己不上，便绝无再能够与那位雪之下比肩竞争的存在，这样的逻辑。

由此，我似乎能够看清一件事情了，一个想必不为常人所洞悉的事实——

由比滨这个人，并非如同大家想象中的那般单纯。

“我们无法了解雪之下的想法...这一点，我想...恐怕是过不去的坎...”欧弟思考着这样说道。

“其实...那位比企谷才更叫做不可理喻呢...你的这两位朋友，都麻烦的不行呐...”

珂姐半开玩笑般地吐露出心中的无奈；

“我刚刚有想过很多种较为合理的可能性。可是...这些终究只是假设...都是些擅自的揣测...”

欧弟接着说道。

我大概明白他先前所说的“不在他擅长的领域内”的意思了。

“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了...不如说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两人...”

珂姐也这样说道。

“但我们会尽力的，如果侍奉部这个社团消失了...我们也绝不愿看到的...”

HZZ 学长赶忙补充上这一句。

尽管这些话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绝非是谎言抑或是客套之语。

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未开口表明过自己的想法。

与其说是没有想法，不如说...正像先前所描述的那样，我近乎无法进入名为“思考”的状态。即便有，我的一切所思也都将被接下来的语言所替代。

“你们大概都认为，问题集中在那两个人身上。”

蓦然的一句，令在场的人都不免微微一惊。

“柯迷？这么说，你有什么思路吗？”

HZZ 学长有些惊喜地望向我。

“由比滨同学，可以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吗？”

“好...好的...”

稍稍迟疑了片刻，我开口说道，

“我想要确认一个细节。在比企谷向你和雪之下同学说明了他已说服一色同学去做学生会长的事情时，你那时是怎样的反应？”

“这个...我本想打开手机去查看一下...可转念一想...”

“就是这个。你是不是立刻放弃了去查看手机，而后便完全是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非常轻易的认可了他的决定？”

“是...这样的...”

“那么，是否能说，参选会长的决定是你的无奈抉择？”

“我...”

“我怎样想是完全无所谓的。”我面无表情的说道，“关键在于当时在场的雪之下同学是怎样的感受。”

听到这里，她陷入了沉默。

“目睹了当时的那种情景，换做谁不会怀疑你和比企谷同学是事先串通好的呢？即便并非如此，换做谁都不可能不认为你打从最初就期望着比企谷同学能以这样的方式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一时间，整个部室都静默了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

HZZ 学长不免有些惊讶的看着我。

大概，其他人也都是这种表情吧。

“柯，你继续说。”

欧弟的面容变得有些严肃。

我微微的点点头，接着说到，

“由比滨同学，你为什么这样极力的想要维持这个侍奉社的存在？”

“这...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

“是的。那么你深爱着这个地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稍稍停滞了片刻，继续说道，“因为，这是有雪之下雪乃和比企谷八幡在的侍奉部。”

说到这里，由比滨的身体微微一颤。

“柯迷，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HZZ 学长有些焦虑的看着我。

“所以，你之所以想要守住这个社团，是因为你的内心深深地担忧着，雪之下同学的离部，是否将意味着你们三人关系的结束。”

“...会担心这种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珂姐有些讶异的望着我。

“是这样吗？”我反问她道，“假如哪一天，红茶社不复存在了，大家的友谊便会到此为止吗？”

“这...自然不会...”

“是的，因为我们完全不会担心彼此会因这种事情而相互疏远。”

我语气平和的说道。

“那是自然的...”

珂姐不得不表示认同。

“但是，由比滨同学你，似乎并不能保持这样的安心。”

“你的意思是...”欧弟若有所思的开口道，

“说是忧虑大概有些不太合适。”我缓缓地将目光投向由比滨的双眸，“不如说，你的心里十分清楚，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个社团恐怕就是维系着你们三人之间这脆弱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柯迷...你...”

HZZ 学长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这份欲言又止的无奈最终只得通过那紧紧攥住的右拳无力的传达而出。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浮于表面上的东西。是吗？”欧弟直直的看向我的眼睛。

我轻轻的摇了摇头，

“事实上怎样我并不清楚，我所指的，是由比滨同学眼中的侍奉部。”

“这是...什么意思？”HZZ 学长以近乎悲伤的眼神望着我。

“我的意思，由比滨同学想必是最为清楚的。”

此刻的由比滨，刘海已完全遮住了她的双眼，没有人能够看见她此时的表情；

“你所害怕的并不是侍奉部这个场所的消失。你不想失去的，是名为侍奉部的关系。说到底，你是害怕失去那两个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整个部室变得异常的寂静，唯独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所以，那时的你会做出那种选择的真正理由...”

就在这一瞬，我的心里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重复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下去”；同时，又有另一个声音在不断的高呼着，“必须说出来，如果这时不说，就再没有可能说得出口了；也再不会有人将这些话说给她听。”

我很清楚，倘若听从了后者，于某件事情上，我恐怕便再没有挽回的机会了。倘若作此抉择，大概...会悔恨终生吧...

可即便如此，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方式去喜欢一个人。

“那便是...你并没有真正的信任雪之下同学。”

好似纯粹的陈述语气一般，我说出了这句。

“你这是什么话...？”珂姐的脸上流露出惊异的眼神，这份讶然即刻化作一种愤怒，

“因为不是真心的信任，才会于内心中深深的恐惧着；担心她离开后便会结束与你之间的友谊。”

“这难道不仅仅是你的妄加揣测而已吗？”

珂姐有些愤然的盯着我的眼睛。

“是啊...这的确只是我个人的自说自话。”我回以了一个凄然的神情，“但，若非如此，那么...今天的

她，还会为这种事而困扰着吗？”

“你所说的...我完全不明白...”珂姐将脸瞥向一边，大概是不想让我看到她此刻的表情吧。

“柯迷前辈...可以把话说的再明白些吗...”

京更有些担忧的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朝着欧弟的方向瞥过一眼，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细微的视线。

“柯，你说吧。”

他露出些许怅然般的笑容；

这份笑容中究竟包涵着怎样的意味呢？我已无意再去多想。

我尝试着将浮现于自己心中的结论转化作言语，可事实上却有些徒劳。

我不得不强迫着自己避免去看向由比滨此刻的面容。

倘若于这里产生动摇，一切都将流入虚空。

“...我先前曾说...大家或许都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人身上...”

这种想法本身或许并没有错...

只是，思考的方向大概错了...

倘若要说起最根本的问题...由比滨同学，你们三人大概都是一样。”

我能够感觉到，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自己身上；

“我方才曾说，由比滨同学并没有真正的信任雪之下同学；而事实上，于雪之下那里，大概也是一样。

雪之下同学想必也曾深深地担忧着，由比滨同学，包括比企谷同学在内，他们两人是否真正的重视着这个名为侍奉部的羁绊。”

大概是并没有什么意见要说，亦或是有话却难以言出，沉默一直持续着。

“因此...你们的问题其实十分显然。

相互之间有所隔膜，对彼此的想法也有所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交流；即便有所交谈，也会刻意地去规避一些敏感区域...一旦谈及到一些关键性的位置，便极力地去掩饰...”

言已至此，大概也已无所顾忌之物了。

“所以，你们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变。

在比企谷同学以那样的方式为 F 班的那名男生的委托做出了结之前，他恐怕从未考虑过与你们信息共享的事情。而你们大概也未曾考虑过向他询问和了解这些事的打算。

想必先前的每一次委托，你们也大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很少有过真正的交流或合作。”

整间部室蓦然间陷入了死寂般的沉默；

“柯迷...再怎么讲这也讲的有些过了...”

HZZ 学长的声音变的有些沙哑。

“不...学长。我还有更过分的话要说...”

“什...”

此刻的他看向我的眼神，恍似在看着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接下来所说的，或许仅是我的一派胡言...”

不知自何时起，我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由比滨；不再因她的面容而感到内心的动摇。

因为于此刻，我恍似在她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这份深藏于心底的感受终赋予了我一言而尽的决意。

“只是，倘使我所说的有那么一丝一毫的符合现实.....不...至少...于我这里来看，事实即是如此...”

其实，该说是...大概唯独我，才能够于此刻将这些事情化作语言。

“那两人之间是怎样看待彼此的，我并不清楚；

只是，我大概清楚你是如何看待那两人的关系的。

想必，有一件事情的答案，你一定说不出口吧。”

此刻的我，身体正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中呢？我已无法感知，唯独双目的干涩仍能够清晰地体会到。

“以你的立场，本当有句话是理应向他们去说的。

其实很简单，

‘你们两明明是这样地关心着彼此，又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对方呢？’”

言至这里，我有些怅然的笑了笑；这个笑容与先前欧弟看向我时的神情大概很像。

“这样短短的一句，足以令许多事情作出改变。

可是你说不出口。

而你说不出这句的原因，想必也同样说不出口吧。”

.....

“.....啊哈哈.....”

这突如其来的、说不上是无奈抑或是有些困扰般的笑容，便是她下一秒对我的回应。

这副面容不禁令我为之一振。

“那个...该怎么说呢...

你说的...也对呢...可能是这样子没错...好像的确是这样的...诶嘿嘿...”

依旧是那张仿佛带着些许尴尬或困扰般的腼腆笑容。

可是，就在下一个瞬间，这副笑颜转眼便化作一张泫然欲泣的莞尔悲容。

“但...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哦...”

她静静地站起身子，尽管动作有些踉跄；

“我...很喜欢这个社团...很喜欢...那间部室...很...喜欢...”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与小雪相遇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和小企搭上话的地方...”

抬过头去，只见面前的她已不再是那副欲哭无泪的神情，而是一张如孩子气般单纯的笑容。

我茫然地望着她的脸庞，一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而就在下一刻，她的面容又再一次化作黯然神伤。

“对不起...的确...是我自己做的不好...”

为这种事来麻烦大家...真的...很对不起...

再见.....”

说罢，她头也不回的走出了红茶社的大门。

她的脚步分明是那樣的轻盈，轻盈到...连声音都难以察觉。

可是，当我的意识回归平静之时，她早已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由比滨她...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呢？我无力想象，也无从得知。

部室里仅留下我们五人，空气中早已凝固着沉寂的压抑。

“柯迷...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实在想不到...你会...”

我木然的看着 HZZ 学长，却没有任何能够去回应他的言语。

“再怎么样，你也不该拒绝她的委托啊...”

他的声音，已然听不出是责备亦或是哀伤。

“我知道你的能力很强...可是...这种做法...实在是...”

对不起.....”

留下这句话后，珂姐就这样离开了部室。我没有挽留她。

“柯...如果这就是你的选择...”

欧弟的神情有些憔悴，似乎已失去了悲伤的力气，

“啊...”我漠然地回应道，“没能帮上忙...很抱歉...”

“你不是没能帮上我的忙...而是在折磨你自己...”

“或许吧...”

我的声音中不带有丝毫的情感。

“柯迷前辈...我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我知道你这样做一定有你的理由...不管怎样，我都会相信你的...”

“谢谢...”我无力地笑了笑。

在这之后我便结束了当日的社团活动。

回家路上，独自一人凝望着傍晚的天空，两颗相距甚远的孤星正遥相闪耀，不禁令人心生些许寂寥与凄然之感。

回想起当时仍未说完的话语，我不禁有些自嘲般地笑出声来...

——

“可即便如此，你依旧来到了这里...”

所以，你的委托，我接受了。”

—————序章 End

第一章——引言

可笑而动人的回忆：

18岁，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第一次出现在客厅里...一个女人看我一眼就能让我手足无措。

我越想讨人喜欢，便愈加地笨拙。

那时，我对一切都形成了最错误的看法；或者无缘无故的敞开心扉，或者以人人为敌。因为他们看向我时目光严肃。

可那时，在我生性的羞怯造成的不幸之中，晴天就是晴天。

——康德

——第一章——正文

得知肯肯姐的病情加重之时，是在一周以后。

自那日下午过去，红茶社每天依旧会有委托者的光顾。

像类似于“红茶社的代理社团长在上任的第一天便说哭了委托人”这样的传言，则完全未曾出现过。

第二日的下午，珂姐照常的来到了红茶部，不禁令我感到些许欣慰。

其他三人也并未缺席。大家一如既往地做着平日的事情，也丝毫没有显露出对我的意见。

正因如此，我方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一道无形的隔膜已悄然置于我们之间。

这几日下来的委托都十分的平常，我也基本未做过多的统筹安排，单纯凭借几位社员的努力工作，很快便一一地妥善处理了。

直至几日之后，我方才恍然明白，那大概是在向我证明他们的能力；

他们或许是觉得，那一日的下午，我是因认为当下的红茶社尚且不具备解决那一委托的能力，因此便选择了拒绝。

大概...这便是他们所设想的“我的苦衷”。因而自那日以后，便再未曾就那天下午的事情而对我有所质疑或追问。

我曾打过手机去联系过肯肯姐，希望询问她是否有时间接受我的探望。可她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说自己的发热其实是因患上了严重的流感，因而绝不希望传染给我；同时又托我将这些话传达给其他部员们。

我们像往常一样聊了聊小说的话题，接着又谈到了她不在的这一期间红茶部的工作情况。

我从她外表活力的嗓音中听出了隐藏在背后的深深疲惫。

因为察觉到她身体的虚弱，我便没有向她询问起当时决定让我替她代理红茶社社长一职的原因；也未将那一日下午的事情告诉给她。

“柯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这蓦然的一句不免令我有些吃惊；

我寻思着...肯肯她究竟是对情况有所了解，亦或者只是出于直觉上的判断呢？

“没这回事哦...”

我笑着回应道。

“这样啊...我也是随便问问啦...只不过感觉，像你这样的孩子居然没碰上什么戏剧性的事情，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呢...”

“‘我这样的孩子’是哪样的孩子啦.....”

我不禁有些无语。同时，一股担忧的心绪也油然而生。

“...如果是担心我的身体的话，其实大可不必的...”

“我明白...只是...”

“没关系，实在不想说的话，可以到时候再告诉我的。”

“谢谢...”我露出了些许忧伤的笑容。尽管不在眼前，肯肯那边大概也能够感受得到。“没有你在的红茶社，就仿佛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所以...”

“怎么？”她哧哧地笑了笑，“没和他们处好关系？”

“这倒没有...倒不如说，他们都对我照顾过头了...”

“那就是...感觉自己这经天纬地的才华没能派上用武之地？”

“行啦...别捉弄我了...只不过是让你好好养病早日康复而已！”

“那就谢谢你啦...顺便，祝你遇上更多有趣的事情...”

这个肯肯姐.....

放下手机。不禁感到有些慨然。细想来，已接近两周没有见到肯肯了，而她那里却丝毫未见好转的样子。她真的只是得了流感而已吗？

这份对话倘若放在平时，我免不了会拿几句玩笑抑或是调侃来回敬她。

像刚刚那样，我想必会说：“传染就传染呗，传染上可不正好？这样也就不用做那什么代理社团长了”这样类似的话语。

可这一回终究是没能说出口来。即便隔着手机，我也能听出她的声音与平日相比已然完全不同了。

她察觉出我对她有所隐瞒的事情，想必她自己也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吧。

比起担心和顾虑，等待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正像她所言的那样，倘若现在不想说的话，就等到想说的那天再去说吧。

这几日路过 F 班教室的门口时，我总会下意识的朝由比滨那里望一眼，看到她仍像往常一样，也便还算放心。虽说这份安心与自我安慰别无二致就是了。

秋风将萧瑟与苍茫吹入了侍奉部的大门，紧接着又将它吹向了红茶部。

我蓦然地感到，自己可真是矛盾呐；说着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在犯着同样的问题。

如今的红茶社，大概正与侍奉部那里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吧。

要说区别的话，倒也十分明显。侍奉部那边自然要暧昧得多。这样想来，这个名叫“侍奉部”的社团还是真是相当的奇怪...

不过也罢。

毕竟，那个社团，如今已岌岌可危了。

倘若问谁有可能挽救这件事情的话，大概也唯有他们自己吧。

“人只能自救...”此刻，忍野咩咩的话在耳边回响着。

同他们一样，红茶部的问题大概也唯有靠我们自己去解决。

只是，现在的我，想必是无法做到吧。

道理即便懂的再多，问题真正落到自己身上时，却依旧彷徨无措。

况且，现实情况又是那样的不同。

我所做的，想必不会有人理解吧...

大概...就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

我一路寻思着，于不知不觉间迈上了顶楼。

轻轻地推开眼前的这扇门，一片青空溘然映现。

空旷的天台上，唯有几片树叶于风中飘旋。

尽头处，一位少女正伫立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不知何处的远方。

那背影，宛如在守望着彼岸的寻唤。

我蓦地一怔，停下了脚步。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存在，她倏地回过头来，口里正含着糖。

我一时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也说不上是想一个人来这里静静；倒不如说，我近乎是于漫不经心中走到这里的。

只是...想不到，于这个时间点还有人会待在这里。

对方仍旧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也默默地望着她。

飘逸的发丝于风中缓缓地摇曳，澄澈的眼眸似水面般明净。

我默默地走向前去，于心中思索着是否该向她打声招呼这件事情。

她缓缓地转过身来，嘴里依旧含着糖。

下一秒，她倏地将糖从口里拿出，双唇轻启，

“你叫...柯迷？”

我不由地感到些许惊讶，

“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诶...猜猜看？”

她有些调皮似的笑了笑，

我一时竟找不到要说出的话来。

“猜不出...”

“回答得好果断！”

她摆出一副说不上是惊奇抑或是失望的表情，这样说道。

“这个...你看，我要是做些空乏平淡的猜测，可能会让你感到很无趣；我若是说出些比较大胆的想象来，又说不定会被当成是自我意识过剩什么的...所以...”

不知怎的，这些句子无来由似的从口中滔滔不绝地冒出。

“什么跟什么嘛...”

她捂着嘴唇轻笑道，似乎有些开心的样子。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空濑’哦。”

“空...濑...”我轻轻地念道，“我想想...是天空的‘空’，秋山濑的‘濑’？”

“正确...”她微微睁大了双眼，“你怎么猜到的？”

“这个...你看，同样发音的名字里，这两个字搭配在一起是最美的...所以...”

“真是令人吃惊呢...”

她又一次瞪大了双眼，定睛地看着我的脸，令我感到有些不自在。

“那个...怎么了？”

“想不到你完全会和女孩子说话呢...”

“哈...？”我顿时有些一头雾水的感觉，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会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得十分冷淡的类型呢...”

“这好像没什么凭据吧...”

我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怎么可能...目睹过那种场景，谁都不可能不这样想的。”

她抿起嘴唇，不满似地说道。

“那种场景...？你是说...”

“还装傻...上周二的下午，你不记得了吗？”

她忽然提到这件事情，我蓦地一怔，

“那天下午...你...看到了？”

“是这样哦。那天下午，我本有些事情想拜托红茶社的，可到了部室门口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人委托在先了，于是就在门外等待了一下。”

“然后就听到了我所说的这些话？”

“正确。”

她满意似的点了点头。

“天气挺冷的吧...为什么不进来等等呢...”

“明知故问...那种气氛下谁会忽然敲门进去呀...”

她有些不高兴似的说道。

“那也应当回班里比较好吧...站在外面会着凉的...”

“别转移话题啦...看出来，你很不想提起那天的事呢。”

“倒也没有刻意岔开话题什么的...”我微微撇过头去，“只是，有些意外而已...”

“怎么？”

“想不到...当时还有外人在场...什么的...”

“诶...”她流露出些许微笑的笑容，“这么说来，你现在后悔啦？”

“后悔什么？”

“对那个女孩儿说的那些话呀。”

“不，并没有。”我面无声色的说道。

“...你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她定睛注视着我，脸上写满了讶异的表情。

“嘛...我倒没这么觉得...”

我眯着眼敷衍道；

“这倒也没什么不好的。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要是那么多人都能理解你，你是得有多普通啊？’”

望着她绽开的笑脸，我不禁感到有些害羞，便匆匆地撇过脸去。

“有没有人理解倒不清楚。不过自己很普通这一点还挺有自知的就是了...”

“什么嘛...”她再一次笑了，“你可真是个让人没法不产生兴趣的人...”

“这该是这边的台词吧...”

我随口敷衍道；

“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表现得完全似两个人一样，真不可思议...”

她直接无视了我的搪塞之言，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那...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呢？”

我也有些轻松地笑了。

要我猜啊...两个肯定都不是。”

她摆出了一副自信的笑容；

“这么说的话...‘真实的柯迷’又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这儿喽。”

她小小地伸出手来，轻轻地戳了戳我的胸口。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不禁令我心跳加速。

“咳...”

嘛...不过...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

我轻咳了两声，以掩饰内心的悸动。

“嗯？那你说是怎样的？”

她的双眼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事实上...哪一个都是‘真实的柯迷’不是吗——不论是曾在红茶部说出过那些话的那个人，抑或是此刻站在你眼前的这位...”

“这个答案太暧昧了啦...这和‘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柯迷’不是一样的意思嘛...”

她有些扫兴似的说道；

“嘛...我倒觉着不太一样呢。人们总喜欢以‘这根本不是真实的我’作为自我辩护的借口。可事实上，会因考虑环境、顾及气氛而进行自我伪装本就是一个人人格本性中固有的一部分。”

“无法反驳呢...不过总觉着有哪里不太对...”

她有些困扰地蹙了蹙眉；

“其实是很好反驳啦...”我欣然地笑了笑；“照这样说的话，间谍的伪装，演员的演艺，不也成了他们真实人格的一部分了吗？”

“好像是这样哦...等等，好狡猾！不对，很奇怪！你这不是在给自己拆台嘛...”

她有些不知所言般地瞪大了眼睛，瞳眸中透着碧蓝色的微光，正像她的名字那样。

“嘛...只是‘这样认为’而已...事实上就连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我浅浅地笑了。

“这不成了不懂装懂了嘛...”

“人本就是喜欢不懂装懂的动物呐...也有那种明明知晓并不正确却依旧会坚持下去的类型呢...”

我带着一丝无奈的语气说道。

“诶...比如...你？”

她调皮的看着我。

“嘛...也许是吧...”

“有些难以理解呢...既然知道是不对的，又为什么要固执地坚持下去呢？”

她这样问道。我的心中不觉升起一丝忧伤，

“因为...”我沉默片刻，“因为，不明白究竟怎样才算是正确...”

“那...”

“只是，有一点始终是明白的。”我蓦地望向她的双眸，“——唯独什么都不去做，绝对称不上正确。”

“...那时的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她缓缓地开口道。

“或许吧...”

我神情漠然地看着远方。

“...那个女孩对你来说...大概很特殊吧...”

她轻轻地说道，眼睛并未看向我。

我迟疑片刻，不禁有些哑然地望着她，目光中透过些许迷茫。

“因为...没有人会对一个自己并不在意的人说出那些话...”

我依旧不语，她也一时无言，周围的空气也不觉陷入缄默。

“...你...喜欢她吗？”

沉寂良久，她蓦然开口道。

“我...不否认...”

我合上双眼，静静地说道。

她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澄澈的眼眸中流过一丝悲伤。

“...红茶社的部员们...知道这件事吗？”

“不...他们并不了解。”

“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

她以一种仅仅透露着询问的语气轻轻说道。

“并不是刻意隐瞒什么的...只是...”

我的目光恍惚地游离着。

“的确...没有理由一定要说出来...可是，这样的话，他们大概无法理解你的苦衷吧...”

我缓缓地转过头来，静静地注视着她。

“空濑姐...为什么这样确定我不是因一己私心而说出了那番话呢...”

为什么...不认为我是出于对待奉部那位男生的嫉妒呢？”

她微微一怔，随即便有些困扰般地笑了。

“硬要说为什么的话...或许...是直觉吧。”

她静静地说道，目光中透着些许哀婉的笑意。

“...”

我一时有些不知所言，仍旧默不作声地望着她。

“其实，我很少会去相信什么事情...”

因为...怎么说呢...内心里总感到这些事物终究是缥缈且虚幻的...

所以...自己真正信任过的人和事，很少很少...”

她不无怅惘地凝望着不知远在何处的穹景。随即，又转过身来，开朗地笑了。

“不过...人可真是奇妙的动物呢...在许多事情上总是疑心重重；而在某些事情上却会毫无凭据般单纯地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差不多呢...”

我豪无缘由般地回应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究竟是怎样，我也未曾知晓。

可我仍旧继续着自己的话语。

“过去也很少有跟别人说过这些...”

“那...大概是同性相吸喽？很少相信他人的两个人遇到一块儿，产生了什么微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就不知为何地信任起对方来了？”

“哪会有这么戏剧性的展开啦...”我不无欣然地笑了笑，“再说...同性相吸是物理原理，跟化学反应关系不大啦...”

“啊，真不可爱！”

她有些不满的鼓起脸来；

“...空濑姐...不担心自己的直觉会出错吗？”

我的眼中透着些许认真的目光。

“出错了也挺好啊...不如说那样反倒会轻松许多呢...如果只是单纯的嫉妒心，那是人之常情嘛。

反而是现在这个样子，才真的让人很辛苦...

因为...根本不清楚你在想什么，对真正的你无所了解；

有关你的一切都跟你的名字一样，让人很‘迷’呢...”

“这么看来...我果然还是该纯粹些...”

“并不是哦。”她转过头来，微笑道，“比起那种，这样虽然很累很辛苦，却要快乐得多呢。所以，你现在这样就挺好。”

“请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会心动的...”

“这么轻易就心动了！？果然不是很可靠！”

她故作惊讶地用手指抵着嘴唇，

“刚刚那样不会心动才比较奇怪吧...”

我有些无奈的说道；

“这样啊...男生可真是奇怪的生物呢...”

“哪里奇怪了...”

“开个玩笑啦...说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年长呢？”

“嘛...直觉。”

我毫无迟疑地回应道。

“看不出你也挺调皮嘛...”

“哪有...是真的啦...”

我苦笑道；

“还有哦...叫我‘零’就好啦...”

“...恕我拒绝，空零姐。”

“哈？”

她一脸惊讶地望着我，

“为什么呀？‘空零姐’这个叫法听着很奇怪哎...还是把‘空’字去掉比较好...”

“拒绝。这个名字很好听，我要喊全。”

“那...至少把‘姐’字去掉也行啊...我也没比你大多少呐...”

“不，容我拒绝。”

“好顽固啊！真是的...干嘛非得这样叫不可啦？”

她有些无可奈何地抗议道。

“嘛...原因有些难以启齿...”

我有些吞吞吐吐的应道；

“快说！”

“因为.....因为，我喜欢‘姐姐’...”

我含糊不清地说道；

“...真是难以置信！”

空零姐一副无以言喻的表情看着我。

“而且...”

“而且？”

“这个喊法不可能再有其他人会用...这样一来...‘空濑姐’这个称呼就独属于我了...”

“...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会心动的啦...”

“没事，心动了最好。”

“想得美...”

下一秒，耳边传来了午休结束的铃音，钟声在整个校园中回响。

“午休...结束了呢...”

“啊...”

我轻轻地应道。

“...不回去吗？”

她转过头来望着我。

“嗯...稍稍望会儿风...”

“我们班下午第一堂是体育课...”

她缓缓地说道。

“喔...那...赶些去吧...”

我迟疑片刻，这样应道。

“...嗯...那...拜拜...”

她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犹豫。

“...啊...拜拜...”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便转身向着天台门口走去。

目送着她的背影，我的心霎时感到有些恍惚，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黯然萦绕。

当她的背影即将消失在视线中的一刹那，我蓦然感到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

我旋即在大脑中飞速的寻思着什么，却怎样都找不到。

即便如此，终于还是在下一秒忽地寻到了那样东西，我的心不禁为之颤动。

“空濑姐！”

对方默默地停下脚步，微微地转过身来，静静地站在原地，似乎在等待着我的话语。

“明天...不，今天下午...请来一趟红茶部...”

“诶？”

虽然听不到声音，但她的口型似乎传达出了这样一个字。

“我...还欠你一个委托。”

我这样说道。

她轻轻地歪过脑袋，有些惬意似的笑了，

“...亏你还能想起来...”

她的口型似乎在传达着这样的意思。

于下一秒，她的背影便消失在了门口。

“...这应该...算是答应了吧...”

我默默地自语道。

缓缓地走向天台的尽头，我扶着围栏朝底下望着。

不一会儿，一个长发飘逸的背影轻轻地掠过。

我静静地转身离去。

—————第一章 End

第二章——引言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似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错误》

——第二章——正文

“嗯…不能用洛必达法则…取什么值放缩呢…”

手中的签字笔在纸上来来回回，可终究未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嗯…取 $\lambda=e$ 的 $-4/a$ 次方的话… $h(\lambda)$ 应该能证得是个正值…”

正在此时，耳旁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珂姐…？嗯…指数上取参数倒数的相反数…喔，看来是这样没错。了不起啊…”

我试着对这个式子进行求导，稍稍进展几步，果然能够证出是正值；于是不由地这样称赞道。

“还差得远啦…”珂姐笑道，“倒是你，今天好像很心不在焉的样子…放在平时的话，这种导数问题难不到你的。”

“哪有…这个值也不是那么容易想到啦…”

“行啦...你说你，从刚刚开始就是，没多久就愣会儿神的，想什么呢？”

“啊...也没什么...”我这样解释道，“中午没怎么睡，稍微有些困...”

“这样...”

珂姐将信将疑似的点了点头。

“...珂姐。”

我忽然说道；

“...嗯？”

“你...不生我气了吗？”

我有些迟疑地问道。

“当然还在生气了啊...”她有些不满似的抿了抿嘴唇，“可生气也没用啊，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

“...”

我试着说些什么，却又无法将它编织成语言，只得又一次缄口。

“不过...”她又接着说道，“冷静下来想想，其实我也没有理由去责备你...假如你当时不在的话，我们如果不经考虑地接下那个委托...或许反而会帮上倒忙吧...”

她不无忧伤的叹了口气。

“啊...谢谢...”

我略显无奈地苦笑着回应道。

我忽然感到内心有些许燥热，便也无意继续手头的学习。

我默默的走到部室门外。

我开始思考，自己所做的一切，其中所蕴含的理由。

许多时刻，人们往往连自己都无法完全理清自己的行为。自己究竟为何而行动，为何而做出那般选择，内心的答案往往为层层迷雾所遮掩。也便再难探清其原貌。

说到底，人总是在和自己的内心作着斗争。

想到这里，我有些复杂地笑了。

“今天的社团活动就到此为止吧。很快期中的测验就要到了，大家多留些时间回去复习和休息吧。”

我回到部室门口，这样说道。

大家或多或少都感到些许惊讶，不过也都很快接受了。

我独自一人留在部室中，整理着桌面。偶尔翻阅翻阅曾经的工作记录，了解红茶部过去完成的委托。